

历史地理



第四卷

中国地理学
会历史地理
专业委员会
《历史地理》
编委会编

历史地理

第四辑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

7A85/28



21068115

上海人民出版社



1068115

封面题字 顾廷龙
责任编辑 刘伯涵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历史地理

第四辑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

编辑部地址：上海邯郸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6 字数 324,000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书号 11074·685 定价 2.45元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谭其骧
副 主 编 侯仁之 史念海
顾 问 郭敬辉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正林 方国瑜 史念海 吴应寿 张修桂
陈桥驿 侯仁之 钮仲勋 徐俊鸣 谭其骧
常务编辑 吴应寿 张修桂 赵永复

《历史地理》目录

第四辑

- 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 ····· 谭其骧(1)
-
- 从历史地貌学看广州城发展问题 ····· 曾昭璇(28)
- 上海西部古海岸——冈身——的成因与年代 ····· 刘苍宇 吴立成 曹敏(42)
- 荆江近 5000 年来洪水位变迁的初步探讨 ····· 周凤琴(46)
- 呼伦贝尔草原的地理变迁 ····· 景爱(54)
-
- 失必儿与亦必儿 ····· 刘迎胜(62)
-
- 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 ····· 赵永复(75)
- 《水部式》与唐代的农田水利管理 ····· 周魁一(88)
- 明代广东经济地理初探 ····· 司徒尚纪(102)
-
- 汉武帝朝鲜四郡考 ····· 周振鹤(119)
- 汉晋隋唐之南苏水与南苏城考 ····· 王绵厚(131)
- 赤河考 ····· 李孝聪(138)
- 丝路“青海道”考 ····· 王育民(145)
-
- 中国古代都城平面布局的特点 ····· 朱玲玲(153)
-
- 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几点看法 ····· [加]寇·哈瑞斯(164)
-
- 冶郎东部候官辨——《续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下的一条
错简 ····· 吴松弟(175)
- 《整理郑和航海图序言》读后 ····· 刘伉(179)
-
- 问题讨论** 再谈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 ····· 周维行(183)

史籍整理

《乘轺录》疏证稿 贾敬颜(190)

书籍评价

顾炎武和《肇域记》 杨正泰(210)

译丛

明清时期的洞庭湖水利 [美]彼得·C·珀杜(215)

学术动态

太湖水利史学术讨论会简讯 魁 一(41)

全国地学史学术讨论会在桂林召开 郑锡煌(152)

补白

地名带“阳”字未必表示水北山南 周 庄(27)

释“观下” 一 令(45)

密云山考 于德源(53)

秦置陈郡质疑 马世之(130)

释“群舒” 胡 焜(137)

北宋南康军隶江南东路 禾 子(163)

《隋书·地理志》赣、南康纠谬 王天良(174)

“次固镇”还是“次固镇” 一 得(182)

营水出留山辨 龚 江(209)

HISTORICAL GEOGRAPHY

NO. 4

Contents

1.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ydrographic Net of Haihe River
..... Tan qixiang (1)
2.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City as Viewed from the Aspect of Historical
Geomorphology Zeng Zhaoxuan (28)
3. The Cause and Times of Formation of Gangshen, the Ancient Seashores in the
Western Part of Shanghai.....Liu cangzi, Wu Licheng & Cao Min (42)
4. A Tentative Inquiry into the Changes in the Flood Level on Jingjiang River
during the Last 5000 Years.....Zhou Fengqin (46)
5. Changes i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Hulun Buir Prairie.....Jing Ai (54)
6. On Sibir and Ibir.....Liu Yingsheng (62)
7. Changes of the Farming and Stockraising on Hexi Corridor in Historical
Periods Zhao Yongfu (75)
8. *Shui Bu Shi* and Administration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in Tang
Dynasty.....Zhou Kuiyi (88)
9. A Tentative Inquiry into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Guangdong in Ming
Dynasty Situ Shangji (102)
10. A Verification of the Four Jun in Chaoxian Established by the Emperor Wudi
in Han Dynasty.....Zhou Zhenhe (119)
11. A Verification of Nansu River and Nansu City in Han, J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Wang Mianhou (131)
12. A Verification of Chihe RiverLi Xiacong (138)
13. A Verification of Qinghaidao among the Silk RoadsWang Yumin (145)
1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ne Layout of the Capitals in Ancient China
.....Zhu Lingling (153)
15. Some Views on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the West.....Cole Harris (164)
16. READING NOT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Ye and Dongbu Houguan—A Misarrangement of
Sentence Order under the Item *Kuaiji Jun* in *Xu Han Shu—Jun Guo Zhi*

.....	Wu Songdi (175)
Impression of <i>the Preface on Sorting out Zheng He's Navigation Chart</i>	
.....	Liu Hang (179)
17. PROBLEMS IN DISCUSSION	
More Discussion to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iwan	
.....	Zhou Weiyan (183)
18. HISTORY COLLATING	
The Examined and Corrected Manuscript of <i>Cheng Yao Lu</i>	Jia Jingyan (190)
19. BOOK REVIEWS	
On Gu Yanwu and His <i>Zhao Yu Ji</i>	Yang Zhengtai (210)
20. TRANSLATIONS	
The Water Control of Dongting Lak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	Peter. C. Perdue (215)
21.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CADEMIC CIRCLES	
Brief Report on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y of Irrigation Works	
in Taihu Drainage Area	Kui Yi (41)
Convening of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n the Chinese Geographical History in	
Guilin.....	Zheng Xihuang (152)

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

谭 其 骧

河北平原的几条主要河流，或从西北而东南，或从西而东，或从西南而东北，都流向今天津市，在市区内汇合成一条大河东流入海，这是海河水系的基本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清代学者认为《禹贡》篇里的河水（黄河）就是流经天津海河入海的，在入海之前，先已会合了河北平原的降（漳）、恒（滹）、卫（滹沱）诸大水，所以在《禹贡》时代，海河水系已基本形成，不过那时的海河只是黄河水系下游的一部分，尚未独立。到王莽时黄河离开河北平原改道从山东入海，海河水系随即成为一个独立的水系。现代的地理学者认为海河水系的形成决定于天津的成陆年代，天津未成陆时，河北平原诸大水应各自在天津市附近当时的渤海湾西岸入海，天津一经成陆，这几条大水也就在那时在天津合流而形成海河。

实际这两种看法都是错的。正确考释《禹贡》，就可以知道其时的黄河虽然流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但并不流经今天津市区，所以就谈不上河北平原诸水在天津会合形成海河。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西汉时代和见于《说文》、《水经》等书的东汉末叶以前的河北平原水系，也还是分流入海的，未曾汇合成为一河。海河水系的形成是在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公元三世纪初。天津的成陆最近已由考古资料证明，最晚不迟于战国。可见天津

成陆在前，海河形成远在其后，两事相距至少有四五百年。水系形成以后它所包括的范围曾经发生过多变动。近代海河水系西南包括清水、小丹河，东北包括潮白河在内，这种情况大致南北朝后期或隋代即已出现。人工的疏凿对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一、《禹贡》河水和《汉志》河水 下游不经天津海河

清初考据学大师胡渭在其所著《禹贡锥指》一书中，花了很大力气考证“禹河”（即《禹贡》中的河水故道），自谓“导河一章，余博考精思，久乃得之”。他对自河北平原中部至渤海湾西岸一段禹河故道所作出的结论是：汉代的漳水下游就是禹河故道，具体路线，“以今舆地言之”是“自巨鹿又北历南宫”等十五州县，“至天津镇注于渤海”。又说：漳水自成平（故治今交河县东）以下至入海一段，“在西汉时犹为大河”。胡渭所谓汉代的漳水，实指《水经注》中的漳水；天津镇即雍正以后的天津府城，今天津市旧城区。可见胡渭认为《禹贡》时代和西汉时代海河即已存在，是当时的黄河下游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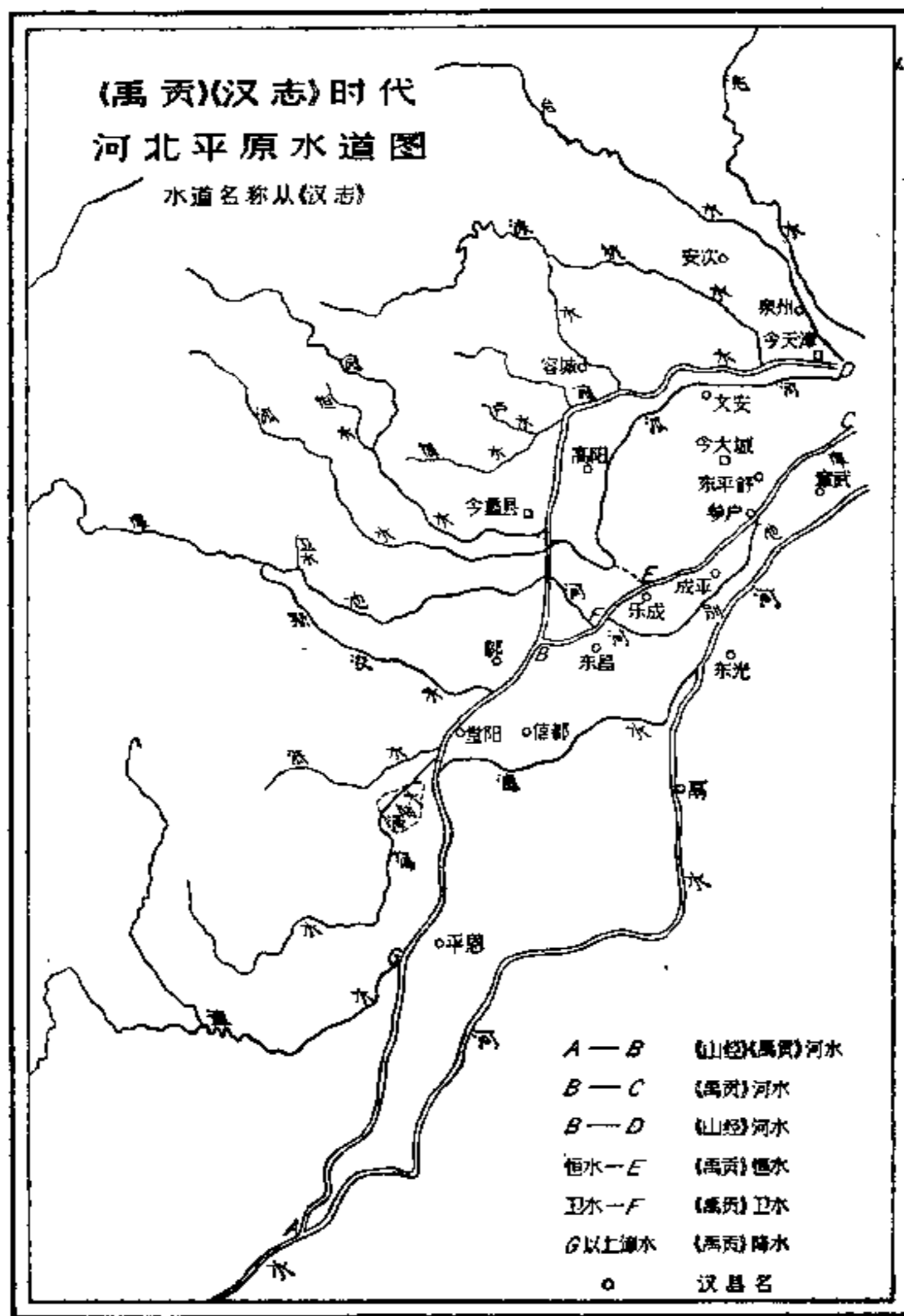
《禹贡锥指》刊行于康熙四十四年，即1705年。自此以后，乾隆年间官修的《大清一

统志》，和有清一代乃至近代学者论述历代黄河变迁的著作，差不多全都沿用了胡渭这种说法，几几乎已视为定论。可是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经不起认真考核的，我们只要仔细研读一下《汉书·地理志》、《水经》和《水经注》，就可以知道《禹贡》时代的黄河应在今青县以东、黄骅以北、静海县东南、天津市南的北大港一带入海，西汉时代的黄河应在今黄骅县境入海，都不经过天津的海河，都在海河以南脚已注入渤海。

在《禹贡锥指》以前，明季陈祖绶在其《皇

明职方地图》的《河岳图》中，已把“古徒骇河”画作自天津入海。徒骇河即禹河下游分为九河后的最北一支，亦即河水干流。可见把禹河理解为从天津海河入海，这种说法并非创自胡渭。然清代以至近代学者之所以采用此说，实由于信从《锥指》的考证，因为《锥指》是过去二百几十年来一部声望极高，被大多数学者推崇为考证精详的权威性著作。所以我们今天要破除这一错误的说法，必须从驳倒《锥指》的论点入手。

《禹贡》导河末二句是“又北播为九河，同



为逆河入于海”。这是说黄河下游岔分为九派，在入海之前都受到海水的顶托。《尔雅》释水列举“九河”之名，以徒骇居首。《汉书·沟洫志》载成帝时许商言：“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锥指》卷三根据许商的话，推定徒骇河是九河中最北一派，亦即“禹河”的干流，这是可信的。又说许商上言三河，下言三县，则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也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在勃海郡成平县下有云：“虡池河，民曰徒骇河”，^①更可见徒骇之名，至西汉时犹在成平县民间沿用。《锥指》卷十三中之下说：“《水经》所叙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也是基本正确的。^②问题是，《水经》漳水亦即禹河的河口段在哪里，在何处入海？胡渭认为《水经》漳水“径成平县南，又东北径章武县西，又东北径平舒南，东入海”这一段，以今舆地言之，是历“交河、青县、静海、大城、宝坻，至天津镇注于勃海，即古徒骇河之故道也”(卷十三中之下)。这是不对的。

《水经》“平舒”是东平舒的省文。汉东平舒故城《清一统志》采用《寰宇记》的说法，认为即今大城县治；《锥指》作“在今大城县县界”。按，《寰宇记》之说不大确切。《水经·浊漳水注》引应劭曰：“平舒县西南五十里有参户亭，故县也”。东汉参户亭即西汉参户县治，故城即今青县西南三十里木门镇(《清一统志》)。汉里一里约为今里十分之七，则东平舒故城应在今青县东北约五六里处。不论是今大城县治或大城县界或青县东北，总之，东平舒故城应远在今天津市区西南百里以上。漳水既然是流经东平舒南东入海的，那末入海处便只能在东平舒故城东，或东偏北一带，断不可能在经过东平舒县南后，又东北流百数十里经过天津市区才东流入海。东平舒县北，两

汉有文安县，县境也在天津西南。漳水若流经天津入海，为什么《水经》和《注》都不说在流过东平舒县南之后，又东北流经文安县东？

西汉成平县境的虡池河，是禹河干流徒骇河的一段，《汉志》虡池河“东至参户入虡池别”，^③虡池别河“东至平舒入海”^④。所以西汉参户以下的虡池别河，也就是禹河故道《水经》漳水的河口段，也是在东平舒县境入海的。

大致写作于西汉初年的《山海经·海内东经》篇末所载二十六水，虡沱水作“东注渤海，入越章武北”。《汉志》参户以下的虡池别河，在这里被目为虡沱河，其入海处则说成在章武北。汉章武县，据《元和志》即唐沧州北一百里鲁城县治。据《清一统志》引《旧志》，在州东北八十里。按，唐宋沧州故城在今沧州市东南四十里，明初徙今市(《清一统志》沧州故城条)。汉章武故城在唐宋州北一百里，明清州东北八十里，应在今黄骅县西北隅，值青县之东，于汉为东平舒县之东偏南。故“入越章武北”，与《汉志》虡池别河《水经》漳水的过东平舒县南东入海正相符合。

今天津市区位于汉文安县的东偏北，泉州县的东南。如上所考，禹河河口段是《海内东经》的虡沱河，《汉志》的虡池别河，《水经》的漳水河口段，这三种记载都只说在章武北或东平舒东入海，都没有说在文安东北或泉州东南入海，所以禹河不会由今天津海河入

① 《清一统志》河间府古迹说成平故城在今交河县东；据《水经·浊漳水注》，应在交河县东北。

② 只能说基本正确，因《水经》平恩(今曲周东南)以下的漳水，不全是禹河故道。自乐成陵县(今献县东南)西南至成平县东北一段，《水经》漳水经二县之南，而禹河故道则应为汉代的虡沱河，经二县之北。

③ 见代郡鹵城。“户”今本误作“合”。“别”下当脱“河”字。

④ 见河间国弓高。

海，应在今青县之东，黄骅之北，静海东南，天津市南境的北大港一带入海。

胡渭之所以以禹河为由天津海河入海，这是由于他先定西汉大河由此入海，又以为自汉成平县以下，禹河即西汉大河之故。殊不知《禹贡》河与《汉志》河的海口并不在一处，不特禹河不由天津海河入海，西汉河河口段也与今海河无涉。

胡渭不是不知道《汉志》明说河水“至章武入海”，也不是不知道章武故城距今天津市甚远，^①徒以近世有从沧州北流之卫河（南运河）至天津汇合大清河、北运河由海河入海，又见自章武故城以北，海河以南，卫河以东，汉世别无他县治所厕于其间，遂臆断今天津市区为汉章武县地，《汉志》“至章武入海”即指由天津海河入海。胡氏此说之不通是很明显的：

（一）西汉渔阳郡泉州县故城在今武清县旧治东南四十里，^②天津旧城区西北去泉州故城不过六十余里，而南距章武故城约有一百二三十里之遥，按常理天津在汉代自应属泉州不属章武。

（二）《汉志》既有摩池别河东至东平舒入海，又有泲河“东至文安入海”。^③东平舒文安二县都在今天津西南，假使今天津在汉代是章武县的辖境，那末这二县怎么可能有濒海之地为摩池别河泲河入海所由？

（三）除摩池别河、泲河二水外，《汉志》又载有治水“东至泉州入海”，沽水“东南至泉州入海”。^④假如大河北至今天津东入海，那末此四水就都该入河，不可能入海。四水既皆入海，足见汉大河不可能经由天津海河入海。

《锥指》专考大河故道，没有遍考汉代渤海湾西岸其他诸水，所以不容易发现他这种禹河西汉河都自今天津入海之说是说不通

的。其后道光末陈澧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光绪末杨守敬作《前汉地理志图》，都是将《汉志》所载水道全部画在图上的，那就似乎可以发现、纠正《锥指》的错误了。无如陈杨二氏皆见不及此，仍然采用《锥指》的说法，而对《汉志》关于摩池别、泲、沽、治四水的记载，则不惜肆意予以曲解。陈澧将摩池别河和“从河”（陈氏解作摩池河的别派）都画成自河西绝河而过东入海，又于海河之北画上两条治沽二水的尾闾与海河并行入海。杨守敬则强释《汉志》摩池别、泲、治、沽四水“入海”都是由河入海，干脆把渤海湾西岸诸水画得和近代海河水系基本一样，河水是今之卫河、海河，摩池别等四水都在天津或天津西南注入河水。按照陈氏的画法，四水都入海是符合于《汉志》了，无奈摩池别河、“从河”怎么可能绝河而东流入海？难道说是架了渡槽？有这样宏伟的工程的话，为何不见于记载？且章武怎么可能北越东平舒、文安二县辖境而有今天津市区之地？东平舒、文安二县又怎么可能东越章武县境而有濒海之地？陈氏大概也想到了这一矛盾，因西他索性在图说中把天津县注释为汉章武县，在图上把章武二字注于天津之侧。但章武故城在今沧州东北八十里，在汉文安、东平舒的东南，文献记载是明确而相互符合的，怎么可以任意把它搬到沧州之北二百二三十里，东平舒文安二汉县的东北去呢？按照杨氏的画法，那末四水入海之地岂不应该和河水一样都在章武吗？何以《汉志》要把

① 《锥指》卷十三中之下作汉章武县在沧州北一百里，盖以《元和志》为据而不知唐宋沧州在明清沧州之东南四十里。即使在今沧州北一百里，北距天津市犹在百里以上。

② 《清一统志》顺天府古迹引县志。

③ 见代郡鹵城。今本“泲”讹作“从”，据杨守敬《晦明轩稿》《汉志从河为泲河之误说》改。杨氏此考极精密，无可置疑。

④ 见雁门郡阴馆，渔阳郡渔阳。

它们分别系于东平舒、文安和泉州？可见陈杨二氏既然采用了胡渭的汉大河由天津海河入海这种错误说法，那就无法把渤海湾西岸诸水画得符合于《汉志》的记载。

再者，《汉书·沟洫志》载许商言：“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徒骇于汉为成平的摩池河和参户以下至东平舒入海的摩池别河。单凭许商这两句话，即可知汉大河决不可能逾成平、参户、东平舒（今交河东北、青县西南、东北）一线而北至今天津入海。想不到胡渭陈澧杨守敬这三位著名学者，竟然都没有注意及此。

可能有人要为杨守敬辩护：《汉志》代郡灵丘县下载，“滹河东至文安入大河”；滹河上游即今唐河，其下游应在泲河之北，滹河既然是入大河的，那末在滹南的泲河、摩池别河当然也不可能独流入海，解释成由河入海应该是正确的。又，滹河既在文安县境泲河之北“入大河”，河滹合流处应距今天津旧城区已不远，那末把此下的河水解释成流经今天津会合治、沽二水后东流由今海河入海，也可以说基本上是合乎情理的。这种想法也许正是当年杨守敬在《前汉地理志图》中那样画法的根据。因为看到了《汉志》滹河这一条，就把《汉志》中其他许多不符合这样画法的记载全都视若无睹了。

实际《汉志》说滹河入大河显然是错的。在滹北的治、沽二水入海，在滹南的泲、摩池别也入海，夹在中间的滹河怎么可能入河？杨守敬情愿相信滹河入大河一条记载，而不相信治、沽等四水都作入海的记载，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和胡渭、陈澧一样，昧于历史时期的水系是在变化的；硬要以古水道比附今水道，先定下一个禹河、西汉河北流入海是循今卫河、海河入海的基调，对所有不符合于这一基调的记载，就只能或者予以曲解，或者置之不

理了。

说到这里，可能又会有人要为《汉志》辩护：《山海经·北山经》也说“高是之山，滹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说文解字》也说“滹水起北地灵丘，东入河”，在《汉志》前的《山经》和在《汉志》后的《说文》都说滹水入河，岂不正可以证明《汉志》滹河入大河之说是正确的？

殊不知《山经》时代河水经河北平原中部北流至今蠡县东，循《汉志》涿郡、勃海郡境内之滹河东流入海，其时滹水约当在今蠡县东南入河，所以《山经》说滹水“东流注于河”是不错的，但入河处不在汉文安县境。《汉志》河水下游业已离开《山经》河水故道，不经河北平原中部而自豫东北经鲁西南、冀东南入海，故《山经》中的滹水入河以下的河水，在《汉志》时代即为滹河所经行，在此时记述滹河的归宿，自应作东至文安入海，不应仍作入河了。许慎不查一查当代的情况而直钞旧文献作入河，已属失误，而班固则杂采诸记，糅合成志，既根据当代的情况指出滹河下游“东至文安”，却又采用了前一时期的旧文献仍作入河，那就更荒谬得可笑了。我们岂能因为《汉志》、《山经》、《说文》作入河相同，便不加分析，轻易肯定《汉志》这条记载，不惜无视或曲解与此不符的其他记载？

怎么会知道《汉志》涿郡、勃海郡境内的滹河，就是《山经》时代的河水下游呢？这是先从《汉志》的记载中得到启发，然后用《山经》的记载予以证实的。

《汉志》泚水“东至堂阳入黄河”，^① 斯浚水“东至鄆入河”，博水“东至高阳入河”，卢水“亦至高阳入河”，涑水“东南至容城入河”，桃水“东至安次入河”。^② 按，《汉志》河水自今鲁西北流经冀东南入海，堂阳、鄆、高阳、容城、安次这些县都在河北平原的中部，^③ 都不是河水所经过的地方；用《汉志》所载河北诸水

相互证验,则泚水和斯浚水实当入滹,博、卢、涑、桃四水实当入滹。古人以“河”为大河的专称,何以班固会对这六条水所注入的滹二水不称滹而称河,这是很值得研索的问题。

按,《说文》水部也说涑水“东入河”,《汉书》信都国下博县注引应劭曰亦作博水“入河”,由此可见,《汉书》把这几条水记作入河,不会是班固偶然搞错或笔误,更不会后世传钞传刻之误,而是和许慎、应劭一样,同出于某种古文献。这六条记载中所谓“河”,指的确是河,不是象清代几位学者那样认为指漳河、康沱河、或河水所汇注的淀泊。^④这六条应该和滹河条下作入河一样,不是笔误,也不是无根之谈,班固所犯的错误的错误乃是盲目地袭用旧文,没有能够按西汉后期的实际情况予以订正。《史记》八书中无地理篇,班固能在《汉书》中开创一篇《地理志》,纂录了多种资料,使这些珍贵资料得以流传于后世,厥功甚伟。但他不是一位地理学者,他也许根本发现不了他所纂录的资料是有矛盾的,也许发现了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即符合或不合于西汉后期情况),作出判断,予以统一。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汉书》里才会存在着一些使后人迷惑不解的记载。

然则《汉书》所录泚水等六水入河的记载,应该写作于什么时代?

《汉书》堂阳以下的滹水,即信都县北的“故章河”,即漳水故道。胡渭论证这段漳水故道就是《禹贡》时代的河水经流,这是正确的。所以《汉书》泚水、斯浚水作“入河”,符合于《禹贡》时代的情况。惟禹河自汉信都以下即东北流循汉之康池河、康池别河入海,并不经过汉之高阳、容城、安次等县,可见《汉书》博、卢、涑、桃四水所入的“河”,不是《禹贡》时代的河。遍稽古籍,发现《山海经·北山经》滹水“东流注于河”,此下又有鄆、般、燕、历虢、伦、

绳六水都是“东流注于河”,才悟到《山经》时代的河水,应不同于《禹贡》河水,禹河自汉信都以下东北流,《山经》河则自信都之北北流,自汉陆成县今蠡县以下,走的就是《汉书》中的滹河下游,北流经汉高阳县西,折而东流经容城等县南,又东入海,所以在《山经》中才会有六条水都在滹水之北东流入河。而《汉书》中的博、卢、涑、桃四水,验以地望,正当在高阳、容城、安次等县境内入滹,可见《汉书》此四水和博、涑之间的濡、徐、易等水,大致应相

① “泚”今本误作“沮”,据王念孙《读书杂志》四之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改。

《汉书》例不称大河为黄河,此条原文当作“入河”。盖后人知堂阳非汉大河所经,见《汉书》信都国信都下章有“故章河在北”一语,堂阳去信都不远,乃在“河”上擅增一“章”字;隶书章、黄二字形近,后又讹章为黄。今按,“故章河”是《汉书》时代以前的章(漳)河,在《汉书》时代已为滹水的下游,和《汉书》中在滹水以东的漳水是两回事。泚水东至堂阳所入,是“故章河”而不是当时的漳水,所以在“河”上增一“章”或“漳”字,并不符合《汉书》所载水道经流。再者,若班固原意作入漳,则但当作“入漳”,亦不得于“漳”下缀一“河”字。清代几位学者不明乎此,或以为本作章河;或以为本作漳河;或以为本作横河,“横”“衡”古通,横河即《禹贡》衡漳,“黄”乃“横”之烂文;皆非。

② 泚水见常山郡元氏。斯浚水见真定国绵曼。博水见中山国望都。卢水见中山国北平。涑水见代郡广昌。桃水见涿郡涿。

③ 据《清一统志》,堂阳故城在新河县西,鄆县故城在束鹿县东,高阳故城在县东,容城故城在县北,安次故城在县西北。

④ 赵一清、王念孙、洪颐煊认为泚水所入是漳河,前文已予辨正。洪颐煊《汉志水道疏证》又认为斯浚水所入之“河”也是漳河,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认为是康沱河;实则斯浚水所入和泚水一样,也是滹水下游即“故章河”。陈澧又说博、卢、涑三水所入即今西淀,桃水所入即今东淀,二淀为河水所汇,故曰入河。此说更悠谬。二淀当形成于宋何承矩兴塘淤之后。《水经注》叙巨马、易、滹三水都没有提到入淀泊,且西汉大河下游远在今冀东南东光、南皮、沧州、黄骅一带,与后世二淀之间中隔与大河基本并行的康池别、康沱、派等水,河水怎么可能穿越这些水道西北逆流数百里汇为东西二淀?

当于《山经》中的鄴、般等六水，四水所入的“河”，应即《山经》时代的河水。由此可见，《汉志》泚水等六水作入河确有来历，但其所本并非西汉后期的记载，而是相当于《山经》时代的古老记载。

总上所考，则西汉大河不由今天津海河入海应可成为定论。但单凭《汉志》河水“至章武入海”这句话，难以确定入海处在地图上的位置。所幸《志》末据成帝时刘向所言赵地“域分”，提到了章武是渤海郡“河以北”诸县之一，因而属赵分。由此可见，西汉河水的河口段在章武县南。章武故城在今黄骅县西北隅已见上文，则西汉河应在今黄骅县境入海。

《禹贡》河和《汉志》河都不经过今天津市区，倒是上面提到的《山经》时代河水，其下游即《汉志》“至文安入大河”的滹河，亦即《水经》“东过泉州县南，东入于海”的易水，^①文安东北泉州东南距今天津不远，其入海处很有可能在今天津市区或近郊，但绝无迹象已有市区以东的海河。且《山经》中并无从河水东南岸注入河水的水，见于《北次二经》的湖灌水，应即《汉志》《说文》中的沽水，其时亦与《汉志》《说文》时代同，入海而不入河，当然谈不上其时业已形成海河水系。

二、海河水系形成于 东汉末建安年间

成书于东汉中期公元二世纪初的《说文解字》，所载河北诸水的归宿，基本上和《汉书·地理志》相同；泚水、沽水、灋水皆作入海，灋水即《汉志》的治水，滹水亦误作入河。

《水经》一书中，各篇所反映的情况有先有后，大不相同。圣水下游即《汉志》桃水，《汉志》作“东至安次入河”，而此作“东过安次县南，东入于海”，似应采自早于《汉志》的记录，其时

安次县南的滹(易)、泚等水下游还是一片汪洋，被目为海。易水、巨马河两篇应为比《汉志》晚一些的记录。易水下游即《汉志》滹河下游，巨马河的下流亦即易水下游，《汉志》滹河“东至文安”，而《经》作易水“东过泉州县南，东入于海”，巨马河“东过东平舒县北，东入于海”，泉州在文安东北，东平舒在文安东南，反映了此时易水亦即巨马河的河口段比《汉志》时代的滹河有所伸展。《浊漳水篇》中见“乐成陵县”，郦《注》说本乐成县，陵字乃桓帝所加，则此篇应写作于桓帝即位之年(146年)以后。其叙浊漳水下游作“东北过成平县南，又北过章武县西，又东北过平舒县南，东入海”，与《汉志》摩池别河的经历相同，水名已变，^②其入海处则仍在东平舒县东，与《汉志》时代同。以上这几篇反映直到东汉桓帝时代，河北平原自西南向东北流的漳水和自西向东流的易水(下游合巨马河后一称巨马河)，都还是独流入海的，还没有汇合为一，海河水系尚未形成。

但是，反映在淇水、沽河两篇中的情况，却与漳、易等篇迥然不同。

《淇水篇》载淇水“东北过广宗县为清河”，而清河下游在过浮阳县西之后，^③又东北过涉邑、乡邑、穷河邑、漂榆邑才入于海。涉邑即章武故城，见《水经·浊漳水注》。乡邑、穷河邑虽无可确指，大致应在今静海县境和天津市西郊一带。漂榆邑更在下游，杨守敬《水经注图》置于天津以东，大致正确。^④《沽

① 易、滹会合以下，《汉志》称为滹，《水经》称为易。
② 《水经》漳水下游，即《汉志》“故章河”及摩池别河。
③ 汉浮阳县隋改名清池，唐宋金元为沧州州治，在今沧州市东南四十里，见《清一统志》天津府古迹沧州故城。
④ 《淇水注》引《魏土地记》曰：“高成县东北一百里，北尽漂榆，东临巨海，民咸煮海水，藉盐为业。”据《寰宇记》、《清一统志》引旧志，高成故城在今盐山县东南。漂榆约与高成东北百里处南北相值，可知应在天津市以东。

《水经·河水注》：“河水又东径遮害亭南，……又有宿胥口，旧河水北入处也”。《禹贡锥指》虽然把禹河的尾闾部分搞错了，惟其考定禹河应自汉黎阳今浚县西南汉遮害亭东的宿胥口，别《汉志》河水而北流，行《水经·淇水注》的宿胥故渎、白沟，至汉内黄县东北洹口以下，行《汉志》所载邳东“故大河”，下接《水经》漳水东北流，则是正确的。又，见于《北山经》的河水，自汉信都县以下虽与禹河不同，自信都以上，依方位、地势推断，应与禹河相同，也是走的自宿胥口北流合漳这条道。

最早的清河，应出现于河水在宿胥口改道东流，走《汉志》大河的时候。河既东去，相当于《水经注》中自黎阳以上的白沟和宿胥故渎这一段《禹贡》《山经》河故渎，因地势高昂，应即断流。惟自黎阳以北的汉内黄县（故治今县西）境起，故道为出于黎阳诸山的泉流所汇注，仍循《水经》白沟《汉志》邳东“故大河”北流会合漳水。因此道本为河所经行，而向之浊流，至是变清，始被称为清河。此时清河首尾大约不超过三百里，源流不长，所受支流仅为今汤阴、安阳境内几条小水，流量亦不丰，故不见于记载。这是清河的第一期。

《战国策·齐策》一苏秦说齐王曰：齐“西有清河”；《赵策》二苏秦说赵王曰：赵“东有清河”；《史记·张仪列传》说齐湣王曰：秦攻齐，“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赵策》二张仪说赵王曰：今秦“告齐使兴师度清河，军于邯郸之东”；这是清河见于记载之始，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此时清河当已不走邳东“故大河”，东移于漳水大河之间，经流绵远倍于第一期，成为介于齐赵二国之间的巨川。但其始未经流，和《水经》中的清河尚有所不同。上游仍起于内黄同第一期。东北至内黄北受洹水，此下行《汉志》洹水北至汉清渊县（故治今临清西南）西北汇而为清渊，此段同《水经》。

自清渊以下，《水经》清河过广宗县（故治今县东南）东、东武城县（故治今武城县西北）西东北去，在西汉清河郡治清阳县（故治今清河县东）之西北。按：水北为阳，则《水经》此段清河，当非清河旧道；战国时此段清河应自清渊折而东行经汉清阳县南，东流偏北略循《水经·河水注》中的屯氏别河故渎入大河。这是清河的第二期。

第二期清河大致持续到汉武帝中叶不变。元光三年（前132年）河水先后在顿丘（故治今清丰西南）和濮阳（故治今县南）瓠子两处决徙，^①决处都在大河东南岸，可能还不致于对清河发生影响。可是到了武帝后期，元封二年（前109年）塞瓠子后，“河复北决于馆陶（故治即今县），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到了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河决清河灵（故治今高唐西南）鸣犊口，而屯氏河绝”。^②不久屯氏河复通，故《汉志》魏郡馆陶下仍有“河水别出为屯氏河”；清河郡灵县下仍有“河水别出为鸣犊河，东北至菑（故治今景县南）入屯氏河”。又，清河郡信成下有“张甲河首受屯氏别河，东北至菑入漳水”；据《水经·河水注》，则屯氏别河出自馆陶之东屯氏河。自元封以后七八十年间，馆陶以下的清河，屡次为这些决河所截断分割，故道遂不复可问，因而在《汉书·地理志》里，清河郡境内也就只见这些决河，不见有清河了。其自内黄县北洹口以下至信成一段，则被视为洹水的下游。^③自战国至西汉前期长达千数百里的清河，至是只剩下洹口以南百余里一小段仍称清河。《志》于魏郡内黄下云：“清河水出

① 顿丘之决在是年春，濮阳之决在夏，见《武帝纪》。决于濮阳之瓠子，见《沟洫志》。

② 这两次北决皆见《沟洫志》。

③ 河内郡隆虑下云：“洹水东北至信成入张甲河”。“洹”，今本误作“国”。